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荀子集解



王先謙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荀

子

集

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鑿枘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鑿枘。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詰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並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臣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臣先謙案宋台州本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

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本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申序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攷。

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本。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江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

若甯海寧吳憲棧客吳縣朱旻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弼紹弓。嘉善謝塘金園輯。末錢大昕跋。見

校。輯諸家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末錢大昕跋。見

證。校勘補遺一卷。案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

證。遂得歲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考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

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

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圍。全錄校注。加盧文弼曰四字別之。據謝序。

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

茲覆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

所云俗間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卽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

昌蕪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

本同。

熙寧元年國子監劄子官銜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考證此卽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棄熙寧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並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棲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考證茲全採入注高郵王氏念孫雜誌八校荀子八卷依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禱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鬻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爲補遺一卷敍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敍佚文並見考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甚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

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義及板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

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日荀。痛避宣帝諱。故曰孫。

〔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

楚蘭陵令荀況撰。

〔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

荀況撰。

〔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

〔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

戰國趙人。荀況書。

〔又〕楊保

倞誤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

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

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

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

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溫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

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溫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

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
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錚朝奉郎光祿寺丞監
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祕
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
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尚書禮部貢院兼知諫
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兗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
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
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佶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
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
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鍛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

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倏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旣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

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爭。傲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爲十二卷。至倞始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嘗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賦篇。楊倞分易卷第。更名

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遊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遊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倥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

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荀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

其誰能以己之焦焦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

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

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刊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詳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

五帝而刪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荀況撰。況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遊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

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眞僞之僞。遂譁然指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爲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爲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宋版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一函八冊。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欵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爲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爲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十冊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爲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書前仍常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買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板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櫛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爲宋軼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爲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後有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爲唐安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蘆圃先生云。楊倞序。元和十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卽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廬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卽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柔毛傳及鄭箋燦燦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廬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薈巖周君收藏。薈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爲薈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於黃氏之士禮居。潤齋。如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纂圖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虛文昭校刊本。一嚴杰依惠校本。

〔謝墉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間。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